

# 匿名的克尔恺郭尔

刘云卿

克尔恺郭尔意味着一系列难题。克尔恺郭尔是谁？一连串的匿名，或者自称克尔恺郭尔的那个人？两者都是，抑或两者都不是？如果接受克尔恺郭尔的建议，那意味着我们将持续地拥有不同的作者，通过他们我们被诱惑，被“培育（Upbuilding）”，倾听分析或介入论证，尽管是“非科学的”论证。如果所有的作者无非克尔恺郭尔变幻的形象，那意味着我们将面对难以调和的冲突。依据克尔恺郭尔，信仰没有让人失去有限，而是让人整体地获致有限。这同样规定了测度信仰的意义：整体把握的必要性及其命定的失败。克尔恺郭尔说，我是一位“作者”；他同时又说，作者不是人。那么，克尔恺郭尔到底是谁？

对克尔恺郭尔的追问事实上是对个人的追问。存在着的个人是一种现实性，而“所有关于现实性的知识都是可能性”（CUP, I, 316）。很难设想上帝会因为虚荣心或无所事事而去创造一个世界，所以自然中有无跳跃（莱布尼茨），或连续的跳跃是否构成跳跃的连续性均不重要：“这世界与我无关。”（JU, 91）存在的因此只有个人，他者是不存在的。换句话说，关于自我的知识是关于他者的知识。克尔恺郭尔不仅先期勾销了胡塞尔“第五沉思”中的努力，也注定了追问个人的无效。在他的描述中，能清晰地看到这种无效的轨迹和最后的转向。个人相对于公众获致规定，紧随“个人”的是“一个个人”，然后是“那个个人”，指示代词之后，则是一个描述性语句：“约翰内斯·科利马科斯（Johannes Climacus），生于哥本哈根，中等身材，黑头发和棕色眼睛，现年30岁。”（CUP, II, 49）朝向经验或存在的靠近撞在了墙上，但弹回的速度被忽略了。克尔恺郭尔说：“那个个人’是因为没有才被提出，因而是反讽性的，是现实性与理想性的连接。”（UDVS, 389）最后的结论隐秘地指向作者。其实，存于这里的一切莫不指向作者。克尔恺郭尔尽管几次试图放弃作者而做一位牧师，但从未真正付诸实施。成为一位作者对克尔恺郭尔来说几乎是命中注定。

克尔恺郭尔在他的一段独白中提到苏格拉底：“我的使命是一种苏格拉底式的使命，去修正那被称作一个基督徒的定义。就我自己而言，我不会称自己为‘基督徒’，但我有能力使人明白，别人比我更不如。”（KA, 446）把这两位最伟大的反讽者联系在一起遮蔽了作者的性质和作者本身，因为苏格拉底不是作者。依据克尔恺郭尔，无限弃绝是成为一个基督徒的前提，与此同时，“信仰的本质是成为秘密，为一个人成为秘密。如果它未被每一个个人，甚至在他诉告时保守为秘密，那他不信”（WL, 28）。克尔恺郭尔在双重意义上成为作者。更确切地说，在弃绝雷吉娜·奥尔森的同时，他将自己弃绝为作者，并且就秘密而言，不仅拥有匿名的作者，作者本身即是匿名。有关个人的问题成为有关匿名的问题。

首先是匿名的作者，然后是作为整体的作者：“《非此即彼》中的每一篇文章都是整体的一部分，而整个的《非此即彼》亦是整体的一部分。”（EO, II, 433）这意味着作为整体中的克尔恺郭尔同样是匿名，正如拒绝直接表达的信仰：“当我说自己是基督徒时，我可能不是基督徒；当我说自己不是基督徒时，我可能是基督徒。”在隐喻的意义上，匿名的距离充分表达了信仰的距离：“最具冒犯性的趋向上帝是在最远的距离上；为了趋向上帝，一个人必须远离；如果他靠近，他就不能趋前，而如果他趋前，那其实意味着他离远。”（SUD, 114）不仅如此，作者使人作者化，这同样是弃绝的一部分。直接的隐匿毋须多说。为了让那些笨蛋们信以为真，这个圣徒刻意地把自己装扮成纨绔子弟。“在阅读《非此即彼》的清样及写作《培育辞》（Upbuilding Discourses）的时候，我几乎没有时间上街。于是我动用了另一种手法。每天晚上，每当我筋疲力尽地离开家并在Mini吃过饭后，我就在剧院里停留十分钟——一分也不多... ..（EO, II, 444）藉此他让那些好事者见证了他的存在，或者说逃避了他的存在。事实上，所有的自画像无不将精心刻画与信笔涂抹融为一体。伦勃朗的系列自画像既敞开了自己又禁止我们观看，通过它们我们所了解的伦勃朗并不比通过毫无自画像遗世的弗美尔的画作所了解的弗美尔更多，当然也并不更少。放弃雷吉娜·奥尔森，批评闵斯特主教，《海盗》事件，中风倒卧街头并垂死于公共医院：独一无二的克尔恺郭尔成为独一无二的遮蔽。

与把人生分为美学、伦理和宗教（后两者尽管仍有质的区分，但依然可以并置在一起）三个阶段相适应，克尔恺郭尔把作品分为两类：匿名作品和署名作品。它们呈现为一种双重赋格，但由于匿名的差异及彼此关系的不同，这种赋格不止双重，也许三重，甚或更多。强烈的风格化不仅出于功能的需要，也是内容使然。诱惑与拯救紧密相连（“无力诱惑，也就无力拯救”[KA, 19]），世界期待着被诱惑，这决定了审美著作的重要性，与之相对的则是“培育”（克尔恺郭尔宣称自己不是基督徒，因而没有资格或权威布道或训导）。其实，这只是一个问题的两面。“一个主观地生存着的思想家一如生存处境本身那样是双面的。”（CUP, I, 89）此处的双面性展现为单一面孔的似曾相识和多重阅读的可能性。那是最典型的“亦庄亦谐”。彼此间的关系可在Climacus与Anti-Climacus（依据英译者，前缀Anti并非反对或反动，而是高于或超越）的关系中找到注脚：“我们在某一点某一时刻相互接触，但在同一时刻，我们以无限的速度彼此分离。”（PC, 282）一个典型的马格利特式的形象，诸如具有人型的鸟笼拎着双眼和嘴巴组成的面孔，或一副楚楚衣冠“走在通向大马士革的路上”，旁边是它赤身裸体的躯壳。解构与反解构密切相连，但并不相互抵消。克尔恺郭尔所要的正是两者间自动达成的距离和它们切换的节奏：“非直接性不可能变成一个标准化的公式，因为它会在这种形式中不

断地增殖。”(CUP, I, 123)

没有人知道作者赋格的构成及实现赋格的速度。克尔恺郭尔由于存在快于反思而选择前者。与之相反, W. 詹姆斯认定那是因为反思或一种哲学有待完善, 后者完全可能具备同等的速度。“为求彻底, 一种经验主义必须既不在自己的建构中认可任何不被直接经验的元素, 又不将任何可被直接经验的元素祛除出去。对这样一种哲学来说, 连接经验的关系本身必定被经验为关系, 而任何被经验的关系必定要被视作‘真的’, 一如体系中其它的一切。”(Essays in Radical Empiricism, 42) W. 詹姆斯强调了速度, 但忽略了速度的主体。对克尔恺郭尔来说, 基督教最重要的不是教义, 而是基督这个人。不过, 这一点要与作为匿名的神一人(God-man)并置在一起, 后者只是一个符号, 从而有效地规避着直接的交流。正是在这个悖论下, 速度的纷繁多样开始获致意义。

如果时间是一个人一生的使命, 那么, 在生命结束之前结束生命根本不算完成任务。在反对自杀的同时, Climacus得出结论: 结束得太快乃是危害中最大的危害。滞缓的脚步让我们想起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带着以撒与毛驴一道上山, 历时三天有余。这时候, 毛驴与信仰有着同样的速度。不允许有相反的设定, 除非更换表达的方式。比如信仰者的移动转至反讽者或幽默者的移动, 后两者分别被置于伦理与宗教的连接处。那样的话, 亚伯拉罕会骑着快马飞奔, 并瞬间到达摩利亚山: “从激情洋溢的角度看去, 一秒中具有无限的价值; 从喜剧的角度看去, 一万年不过一瞬, 依稀如昨, 而一个存在着的个人的时间就由此类部分组成。”(CUP, I, 92) 在反几何学意义上测度距离, 而速度与距离恰成反比。所有的速度莫不蕴含着移动。克尔恺郭尔谈论作者的方式让人想起赫拉克利特: 如同瓜达尔基维尔河(the river Guadalquivir), 其中的要素在于起伏不定和蜿蜒不绝。一个行动着的个人不能逗留, 不能屈服于语言, 不能回头, 就像奥尔弗斯那样, 否则将被石化。他时刻前行的速度等同于可能被石化的速度。当然, 他不能同时兼具两种速度: 缓慢的行走与霎那间的石化。那是一种无从计量的加速。人们不会忘记基督遭到背叛的那个夜晚, 它不同于置身其中的外部世界, 因为“太阳在那里滞留, 接着以与上升同等的时间实施下落——不, 他的降落以一种可怕的加速度在加速”(CD, 394)。对一个信仰者来说, 移动不是回旋曲, 甚至不是变奏, 而是决断和重复。变化是不可想象的, 同样不可想象的是不变: “去变化是远离那个位置的运动, 但去变成自己则是寄身于那个位置的运动。”(SUD, 36) 又一次回到令人痛苦的辩证: 看上去背离上帝的方向, 也即变成自我的方向正是朝向上帝的方向, 它们的速度是一致的。并且, 朝向自我的移动正是依赖上帝的体现, 而“依赖于上帝是唯一可能的独立无依, 因为上帝没有重力; 只有俗世之物, 尤其是地上的财物才拥有重力, 因而那个完全依赖他的人是轻盈的”(UDVS, 182)。其中的飞翔呼之欲出, 可飞翔显然不可能: 跳得很高的舞者会让我们崇拜, 但如果给人一种他能飞翔的印象, 那就让笑声淹没他。

人在移动, 但移动的不只是人, 比如作者也在移动。于是, 针对作者的移动必定转向作者的移动。克尔恺郭尔强调的是力度, 但看上去更强调形态, 或者说, 是通过形态而达致的力度。当被问及该如何面对《尤里西斯》时, 福克纳说, 就像大字不识的长老会信徒虔诚地捧着圣经。其中的虔诚正是克尔恺郭尔所要的, 但对克尔恺郭尔来说, “可见的”虔诚不啻一个笑话: 让我成为什么都行, 只要不是一个可见的圣者! 在观看中, 他“在观看一幅画和一件衣服, 而不是这幅画作及这件衣服在观看他”(PC, 233)。本雅明赋予言词的那种回看你的能力在这里并不存在。“基督教的真理根本不可能成为观看的对象。”(PC, 234) 换言之, 基督教的真理决非表达的对象, 因为“话语自身常常是缩减的透视角度, 一如相对于存在, 言词乃是更为抽象的中介一样”(CUP, I, 444)。不妨回想一下, 亚伯拉罕到达摩利亚山之前痛苦而漫长的失语。克尔恺郭尔是维特根斯坦反复阅读的少数“哲学”文本之一。在“论证”私人语言的不可能时, 维特根斯坦奇特的失语获致最具反讽性的表达: 反讽不在于别的, 正在于提出私人语言本身。反讽的增殖性在对私人语言无节制的论证中找到了土壤: 要么理解得太多, 要么毫无理解。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个艺术家, 克尔恺郭尔也这样规定自己。至于《非此即彼》与其它著作, 它们像《群魔》或《卡拉马佐夫兄弟》那样不仅是观看的对象, 也是语言的奇观。不过, 在克尔恺郭尔这里, 可见是通向不可见的桥梁, 正如喧嚣无异于沉默的前奏一样。所以滔滔不绝的失语者远非奥登(指责克尔恺郭尔不懂节制为何物)和阿多诺(指责克尔恺郭尔多语而又累赘)所能理解, 也非理解本身所能理解。此外, 克尔恺郭尔像“助产士”苏格拉底一样, 他只是个“推动者”, 写作时并不晓知其意义。这里没有柏拉图意义上的分有, 也不存在基督教的类似说法, 诸如在实在而非隐喻的意义上, 说教会乃是基督的身体, 或面包与酒不过是基督的血肉而已, 等等。因此没有面具, 如果有的话, 面具会层出不穷, 除去所有的面具依然还是面具, 他真实的面容正是你对面具的预期, 或者说, 他的脸不啻你贪婪或虔诚的面孔, 正如策兰所言: “当我是我时, 我是你。”人称的转换(诸如从我到你[马丁·布伯], 再到他者[莱维那])并非论证的结论, 而是伦理上的先天性。如若这样, 如果无限弃绝者由眼泪做成的汗衫会变得钢铁般坚硬, 那么在克尔恺郭尔这里, 乱箭穿身的圣塞巴斯蒂安最终会完好如初。作者在后天上实现为一个自我教育的过程。他不是教师, 如果是的话, 那也注定成就于角色的反转: 教师并非在教授学生, 而是承教于学生。与之相应, 沉默的书写堪称无声的符咒。此时的作者几近被噩梦困扰的人, 他需要读者帮助挪动一下压在胸口的手臂。克尔恺郭尔一再要求其读者大声朗读他的文字, 希望无声地掷出归结为轰鸣。声音开始变得至关重要: 在声音中读者拯救了自己, 同时也拯救了作者。

亚伯拉罕因弃绝以撒而赢回以撒。克尔恺郭尔同样主动地放弃了自己, 就像化蝶一样。那么, 他能否赢回自己和雷吉娜·奥尔森? 回答这个问题的前提是回答者“觉醒”的程度, 因为真理不能求助于“腹语术(Ventri loquism)”。一个基督徒的觉醒有赖于一位诗人或一位作者的作品, 反过来也同样规定了“作者的作者”, 并使之成为觉醒者。因此, 作者跳跃的速度超出复制的速度, 也超出我们对速度的想象, 我们也因此被告知了身体的局限与可爱, 飞鸟、云彩的形状以及秋天层次分明的颜色。至于克尔恺郭尔, 他显而易见会借重Johannes de Silentio: “我能够制作一个巨大的蹦床, 借助跳跃进入无限, 而我的后背则如同走钢丝的艺人, 在我童年时代就被扭曲了, 因此, 这样的跳跃对我来说轻而易举。”

## 参考文献

CD : 1997, *Christian Discourses*, trans. Howard V. Hong and Edna H. Hong, Princeton Univ. Press.

CUP, I II : 1992, *Concluding unscientific postscript, volume one and two*, Trans. Howard V. Hong and Edna H. Hong, Princeton Univ. Press.

EO, I II : 1987, *Either/or, part one and two*, trans. Howard V. Hong and Edna H. Hong, Princeton Univ. Press.

JU : 1990, *For Self-Examination/Judge for Yourself*, trans. Howard V. Hong and Edna H. Hong, Princeton Univ. Press.

KA : 1946, *A Kierkegaard Anthology*, ed. Robert Bretall, New York: The Modern Library.

PC : 1991, *Practice in Christianity*, trans. Howard V. Hong and Edna H. Hong, Princeton Univ. Press.

SUD : 1980, *The Sickness unto Death*, trans. Howard V. Hong and Edna H. Hong, Princeton Univ. Press.

TDIO : 1993, *Three Discourses on Imagined Occasions*, trans. Howard V. Hong and Edna H. Hong, Princeton Univ. Press.

UDVS : 1993, *Upbuilding Discourses in Various Spirits*, trans. Howard V. Hong and Edna H. Hong, Princeton Univ. Press.

WL : 1995, *Works of Love*, trans. Howard V. Hong and Edna H. Hong, Princeton Univ. Press.

(作者单位: 厦门大学哲学系)

责任编辑: 鉴传今 (《哲学研究》2004年第9期)